

<<志虑心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志虑心物>>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3357

10位ISBN编号：7561343353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季羨林

页数：3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志虑心物>>

内容概要

季羨林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同时它还是著名的散文大家。

季羨林素以学术造诣较深著称，他虽是年事耄耋却神思焕发，有大量散文随笔问世，亦是文坛一大幸事。

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散文随笔，蕴涵着作者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它虽没有华丽的语言，但从平实无华的叙述中，却透露出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读过之后让人的心灵不禁为之一振。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书中可以领略欣赏季羨林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为人处事的原则，以及对待人生的态度。

读他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开怀释卷，典雅清丽的文字拂面而来，纯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作，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

从中可以窥见国学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

<<志虑心物>>

作者简介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羨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志虑心物>>

季羨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季羨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羨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 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

<<志虑心物>>

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羨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羨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羨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1988年3月-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羨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羨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羨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志虑心物>>

<<志虑心物>>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期颐泛言中国的民族性沧桑阅尽话爱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回到历史中去恐怖主义与野蛮慈善是道德的积累莫让时间再怕东方人谈所谓“老龄化社会”长寿之道长生不老老少之间春色满寰中朵朵葵花向太阳论“据理力争”从小康谈起公德忘真理愈辨愈明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号入座难得糊涂论怪论论说假话炼 话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对广告的逆反心理给“拆”字亮红灯第二篇 杏坛语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把宗教考虑进来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我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我和佛教研究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满招损，谦受益精华与糟粕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文字之国写文章文以载道作 文意匠惨淡经营中汉语与外语成语和典故漫谈古书今译漫谈吐火罗文谈翻译多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青年的使命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第三篇 游目骋怀游石钟山记登庐山法门寺逛鬼城游小三峡大觉寺富春江边瑶琳仙境兰州颂登黄山记洛阳牡丹赞西安观秦兵马俑春城忆广田延边行下瀛洲游唐大招提寺国际大学深圳掠影火车上观日出上海菜市场汉城忆燕园海棠花枸杞树石榴花神奇的丝瓜第四篇 陶然忘机北京忆旧清华梦忆德国学习生活回忆几件小事温馨的回忆病房杂忆天上人间老人Wala三个小女孩黄色的军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难忘的一家人追梦晨趣红年丢书咪咪兔子一条老狗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一座精美绝伦的汉白玉雕像

<<志虑心物>>

章节摘录

中国的民族性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性。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怎样呢？

我们中华民族当然不能例外。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谁也否认不掉的。

我自以生为中国人而荣，生为中国人自傲。

如果真正有轮回转生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

但是——一个很大的“但是”，环视我们四周，当前的社会风气，不能说都是尽如人意的。

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不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大抢大劫，时有发生；小偷小摸，所在皆是。

即以宴会一项而论，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浪费；但是令不行，禁不止，哪一个宴会不浪费呢？

贿赂虽不能说公行，但变相的花样却繁多隐秘。

我很少出门上街；但是，只要出去一次，必然会遇到吵架斗殴的。

在公共汽车上，谁碰谁一下，谁踩谁一脚，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只须说上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对不起！”

“谢谢！”

“这样的词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说了，必须在报纸上大力提倡。

所有这一切，同我国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伟大建设工作，都十分矛盾，十分不协调。

同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历史，更是非常不相称。

难道说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撞”着什么“客”了吗？

鲁迅先生是最热爱中华民族的，他毕生用他那一支不值几文钱的“金不换”剖析中国的民族性，

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对自己也决不放过。

当你被他刺中要害时，在出了一身冷汗之余，你决不会恨他，而是更加爱他。

可是他的努力有什么结果呢？

到了今天，已经“换了人间”，而鲁迅点出的那一点缺点，不但一点也没有收敛，反而有增强之势。

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大潮社会转轨之所致。

我看，恐怕不是这个样子。

前几年，我偶尔为写《糖史》搜集资料读到了一本19世纪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写的书，里面讲到这样一件事。

这一位新到日本的官员说：他来日本已经数月，在街上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

一位老官员莞尔而笑，说：我来日本已经四年，也从来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

我读了以后，不禁感慨万端。

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日本人彬彬有礼，不吵架，这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对广大日本人民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对日本那一小撮军国主义侵略分子来说，他们野蛮残暴，嗜血成性，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不管怎样，中国民族性中这一些缺点，不自改革开放始，也不自建国始，更不自鲁迅时代始，恐怕是古已有之的了。

我们素称礼义之邦，素讲伦理道德，素宣扬以夏变夷；然而，其结果却不能不令人失望而且迷惑不解。

难道我们真要“礼失而求诸野”吗？

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而又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

沧桑阅尽话爱国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53年是在北大度过的。

在北大53年间，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

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

<<志虑心物>>

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

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

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

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

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盼“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

远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就足够了。

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

我们虽是泱泱大国，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

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处在被侵略的状态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涌现的伟大的爱国者之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

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林则徐等等，至今仍为全国人民所崇拜，至于戴有“爱国诗人”桂冠的则不计其数。

唯物主义者主张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存在决定了我们的爱国主义。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

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

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

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僧庙里。

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

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

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

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

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

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

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不归。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

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

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

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也不要“刮目相看”。

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

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地多数。

<<志虑心物>>

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

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

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

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

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这是一句颇常引用的古语，一般人很难理解透彻的。

试想——一个国家，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外无敌国外患，边境一片平静，内则人民和睦，政治清明，民康物阜，不思忧患，这难道不是人间乐园吗？

然而，一部人类历史却证明了另外一个真理。

人们嘴里常说的一些俗语，也证明了另外一种情况。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一句简单明了的话，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

至于一个国家，例子也可以举出一些来。

唐明皇时代，经过了开元、天宝之治，天下安康，太仓里的米都多得烂掉。

举国上下，忘乎所以。

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唐明皇仓皇逃蜀，杨贵妃自缢马嵬，几乎亡了国。

安禄山是胡人，现在胡人已多半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当时却只能算是敌国。

明皇的朝廷上下缺少了敌国外患的忧患意识，结果是皇帝被囚废，人民遭了大殃。

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面明镜，也充分证明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个真理。

当前，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有了发展，生活有了提高；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忧患意识却大大地衰退，衰退到快要消失的地步。

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好像是真正天下太平，可以垫高了枕头，酣然大睡了。

从国际上来看，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一个，它已忘乎所以，以国际警察自命，到处挥舞大棒，干涉别人的内政。

但是，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下意识里认为，大棒反正不敢挥舞到我们头上来，我们一点忧患意识也用不着有了，心安理得地大唱卡拉OK，大吃麦当劳。

环顾世界，怡然自得。

然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上，宛如石破天惊一般，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导弹轰炸了我们的驻南使馆，造成了人员伤亡，房舍破坏。

这本是一件极坏的事情；然而，坏事变成了好事，一声炸弹响，震醒了我们这些酣睡的人们，震清了我们的脑袋瓜，使我们憬然省悟，世界原来并不和平，敌国外患依然存在。

这一声炸弹震醒了我们的忧患意识，使我们举国上下奋发图强，同仇敌忾，团结更加强固，这大大有利于我们国家的进步与建设。

现在回到本文的标题上，我真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感激我们的古人。

他们充满了辩证思维，显示了无比的智慧。

我想，我们全体炎黄子孙都会为此而感到无尚的骄傲的。

回到历史中去 一提到科钦，我就浮想联翩，回到悠久的中印两国友谊的历史中去。

中印两国友谊的历史，在印度，我们到处都听人谈到。

人们都津津有味地谈到这一篇历史，好像觉得这是一种光荣，一种骄傲。

但是，有什么具体的事例证明这长达两千多年的友谊的历史呢？

当然有的。

比如唐代的中国和和尚玄奘就是一个。

无论在哪个集会上，几乎每一位致欢迎词的印度朋友都要提到他的名字，有时候同法显和义净一起提。

<<志虑心物>>

听说，他的事迹已经写进了印度的小学教科书。

在千千万万印度儿童的幼稚的心灵中，也有他这个中国古代高僧的影像。

但是，还有没有活的见证证明我们友谊的历史呢？

也当然有的，这就是科钦。

而这也就是我同另外一位中国同志冒着酷暑到南印度喀拉拉邦这个滨海城市去访问的缘由。

我原来只想到这个水城本身才是见证。

然而，一下飞机，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机场门外，红旗如林，迎风招展。

大概有上千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

“印中友谊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宛如科钦港口外大海中奔腾汹涌的波涛。

一双双洋溢着火热的感情的眼睛瞅着我们，一只只温暖的手伸向我们，一个个照相机录音机对准我们，一串串五色缤纷的花环套向我们，科钦市长穿着大礼服站在欢迎群众的前面，同我们热烈握手，把两束极大的紫红色的溢着浓烈的香味的玫瑰花递到我们手中。

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更适当的中国印度两国友谊的活的见证吗？

但这才刚刚是开始。

我们在飞行了一千多公里以后，只到旅馆里把行李稍一安排，立刻就被领到一个滨海的广场上，去参加科钦市的群众欢迎大会。

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啊！

还没有走到入口处，我们就已经听到人声鼎沸，鞭炮齐鸣，大人小孩，乐成一团。

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在离开祖国千山万水遥远的异国，居然看到只有节日才能看到的焰火。

随着一声声巨响，焰火飞向夜空，幻化出奇花异草，万紫千红。

科钦地处热带，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在大地上看到万紫千红的奇花异草，那就是“司空见惯浑无事”。

然而现在那长满了奇花异草的锦绣大地却蓦地飞上天去，谁会不感到吃惊而且狂喜呢？

就在这吃惊而且狂喜的气氛中，我们登上了大会的主席台。

市长穿着大礼服坐在中间，大学校长和从邦的首府特里凡得琅赶来参加大会的部长坐在他的身旁。

我们当然是坐在贵宾的位子上。

大会开始了，只见万头攒动，掌声四起，估计至少也有一万人。

八名幼女，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些什么东西，迈着细碎而有节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缓慢地走了过去，像是一朵朵能走路的鲜花。

后面紧跟着八名少女，也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烛台和灯，迈着细碎而有节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缓慢地走了过去，也像是一朵朵能走动的鲜花。

我眼花缭乱，恍惚看到一团团大花朵跟着一团团小花朵在那里游动，耳朵里却是“时间杂佩声珊珊”。

最后跟着来的是一头大象，一个手撑遮阳伞的汉子踞坐在它的背上。

大象浑身上下披挂着彩饰，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累累垂垂的是珊瑚珍珠，错彩镂金，辉耀夺目，五色相映，光怪陆离。

它简直让人看不出是一头大象，只像是一个神奇的庞然大物，只像是一座七宝楼台，只像是一座嵌崎的山岳，在主席台前巍然地走了过去。

在印度神话中，我们有时遇到天帝释出游的场面，难道那场面就是这个样子吗？

在梵文史诗和其他著作中，我们常常读到描绘宫廷的篇章，难道那宫廷就是这样富丽堂皇吗？

印度的大自然红绿交错，花团锦簇，难道这大象就是大自然的化身吗？

我脑海里幻想云涌，联想蜂聚，一时排遣不开。

但眼睛还要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情景，我真有点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

但是，花环又献了上来，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单位送了花环，我看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都不懂马拉雅兰语。

主席用马拉雅兰语朗读着献花单位的名称。

<<志虑心物>>

于是，干部模样的、农民模样的、学生模样的、教员模样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我们的桌前，往我们脖子上套花环。

川流不息，至少有七八十人，或者更多一些。

而花环的制作，也都匠心独运。

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大厚实，有的小巧玲珑；都是用各色各样的鲜花编成：白色的茉莉花和晚香玉，红色的石竹，黄色的月季，紫红色的玫瑰，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朵，都是用金线银线穿成了串，编成了团，扎成了球。

我简直无法想象，印度朋友在编扎这些花环时用了多少心血，花环里面编织着多少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

花环套上脖子时，有时浓香扑鼻，有时感到愉快的沉重。

在我心里却是思潮翻滚，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然而花环却仍然是套呀，套呀，直套到快遮住了我的眼睛，然后轻轻地拿下来，放在桌子上。

又有新的花环套呀，套呀。

我成了一个花人，一个花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志虑心物>>

媒体关注与评论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像！
如果人生真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
——季羨林

<<志虑心物>>

编辑推荐

季羨林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同时它还是著名的散文大家。

季羨林素以学术造诣较深著称，他虽是年事耄耋却神思焕发，有大量散文随笔问世，亦是文坛一大幸事。

从《志虑心物》中可以窥见国学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寻。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像！

如果人生真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

——季羨林

<<志虑心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